



6月3日拍摄的大田坑溶洞 陈振海 摄

新华社 张格 周勉 陈振海

近期,有网民反映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有溶洞被倾倒大量垃圾,拍摄的画面触目惊心。

事发后,当地迅速组织人力物力对存量垃圾进行清理,按照“一洞一策”开展系统治理,目前已累计清理出约51吨垃圾;同时,对相关单位4名责任人采取停职检查等措施,对15名相关责任人立案调查。

为什么大量垃圾会出现在溶洞中?这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赴慈利县展开调查。



大田坑溶洞内的垃圾(6月4日摄) 向韬 摄



6月4日,专业人员准备进入大田坑溶洞进行清运作业 陈振海 摄

勇救4名落水者后,军人张伟跪求母亲: “让我再救一个!”

《人民日报》张文豪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近日,河南商丘古城,南湖的平静被呼救声打破。湖面水花飞溅,5个人在深水区痛苦挣扎。

当天,一对男女落水,3名路人相继跃入湖中施救。由于水性不好,缺乏救援经验,几人相互拉扯,也被困在湖中。此时,岸边无人再敢下水,只能高声呼救。

当时,休假中的36岁现役军人张伟,正陪年逾六旬的母亲在古城散步。危急关头,张伟毫不犹豫跃入水中。他先游向落水女子,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慌乱中,对方

抱住他的脖颈,他被摁进水里,呛了好几口水。

凭借部队训练经验,张伟迅速调整方式,采用反向蛙泳技巧,托住女子腋下,奋力将其拽至岸边。

就这样,张伟来往岸边数次。将第四个人救起时,他已脸色惨白、呼吸急促,没有了力气。

“儿子,你不能再救了。”母亲抱住他央求,“再救,咱就没有命了!”

“妈,我是军人,求你让我再救一个!”跪在母亲面前,张伟磕了一个头,转身又跳入水中。

最后一名落水者,体型明显比张伟大出一截。求生的本能让他抱着张伟大口喘气。望着儿子只露出头部,在水中一起一伏,岸上的母亲急得哭出了声:“我的儿子啊!”

紧闭双眼,大口呼气,凭借意志和本能,张伟把最后一人拖拽至岸边。在众人协助下,两人都被救上岸。此时张伟已口中吐水,昏迷不醒,被紧急送到附近医院。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最后体力完全不支了。”躺在病床上,张伟鼻戴输氧管,回忆起救人经过。他说,倘若不幸发生意外,最遗憾的是无法尽孝。

张伟住院期间,获救者带着鲜花和锦旗赶来。他举起还在输液的手,向3名路人敬了个军礼:“你们也是好心的施救者,明知水性不好还挺身而出,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

张伟英勇救人的视频在网上火了,网友们纷纷点赞。

“作为一名军人,群众遇到困难,我都会毫不犹豫伸出援助之手。我想有些战士做得会比我更优秀。”张伟说。

6月10日,张伟康复出院,回到家乡夏邑县火店镇车庄村。众多乡亲自发来到村口,迎接平安归来的英雄。

溶洞为何成“垃圾桶”?

湖南慈利溶洞污染调查

溶洞变身 天然“垃圾桶”

溶洞垃圾问题曝出以来,张家界市、慈利县迅速邀请组织中国环境科学院、湖南省城市地质调查监测所等专业机构和相关专家、专业人员组成的力量进行洞下勘探和垃圾清运作业。

“一次性用品、破旧衣服、塑料袋……什么垃圾都有。”在位于通津铺镇长峪铺村15组的罗家天坑溶洞,垃圾清理工作安全员唐勇指着一旁打包摆好的十多袋垃圾向记者介绍,每袋重量在60斤左右,部分垃圾已与淤泥混为一体。

在东岳观镇彩球村一处名为大田坑的溶洞洞口附近,同样堆放着清理上来的垃圾。记者看到,其中有塑料制品、瓶瓶罐罐、食品包装袋等。身着防护服、佩戴防护口罩的专业户外人士与清洁人员,通过绳索下降至数十米深的溶洞,开展清理工作。

参与此地垃圾清运的某户外运动公司负责人朱辉说,通过绳索与大型机械配合,每天能清运约10吨垃圾,但由于大田坑溶洞内部结构复杂,尚不清楚里面垃圾总量到底有多少。

除生活垃圾外,有的溶洞内还存在养殖粪污。3月16日以来,张家界市和慈利县两级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对相关乡镇养殖场(户)开展排查。目前,相关部门已对12家涉嫌违法排污的养殖场(户)立案调查。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对各乡镇摸排上报的溶洞进行核查,目前共核查206个。”6月10日,湖南省城市地质调查监测所地质高级工程师陈伦浩向记者介绍,其中约三分之一溶洞没有污染,接近一半污染程度较小,中度污染的约十分之一,重度污染的为罗家天坑和大田坑2个溶洞,另有部分尚未确定垃圾的具体数量。

据6月11日最新统计,慈利县已累计从溶洞中清理出约51吨垃圾。记者了解到,由于应急管理部门在大田坑溶洞内部发现了大量硫化氢、氨气等有毒气体,当地已于6月9日暂停相关作业,并在重新制定清运方案。

巨量垃圾究竟从何而来?

慈利县有干部反映,由于地处山区、经济欠发达,慈利各乡镇、村庄的垃圾运输车、垃圾桶等环卫基础设施不足;2010年当地禁止焚烧垃圾后,农村地区随意倾倒、堆放垃圾问题明显。于是,溶洞成为天然“垃圾桶”。直至2015年,国家层面对农村垃圾处理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上述情形有所好转。

“我父亲图方便,以前也喜欢朝里面丢垃圾。”今年51岁的长峪铺村村民罗庭喜的家离一处被污染的溶洞只有200多米,他告诉记者,他曾多次劝阻父亲,但因为过去自己一直在外打工,且父亲年事已高,未能奏效。

罗庭喜说,每下一场大雨,雨水就把里面的垃圾往更深处冲,溶洞像“黑洞”一般,人们并不知道它究竟有多深。

“也有些垃圾是当时村里或乡镇收集后,统一倾倒进溶洞的。”在另一村走访时,有村民向记者回忆,每逢镇里赶集,从集市上清理的垃圾都是“用卡车拖过来的”。当地部分干部也承认,2015年之前,在乡村两级,存在集中焚烧、填埋、朝溶洞丢弃等多种垃圾处理方式。

“乡镇环卫专项规划缺失、治理资金不足、垃圾处理设施落后、环卫保洁力量薄弱、群众环保意识不够等多重原因,导致许多生活垃圾被倾倒在溶洞内。”慈利县一名干部说。

慈利县委县政府称,当地自2015年开始逐步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建设。截至2019年底,慈利全县所有乡镇和街道均已设立环卫所,生活垃圾实现统一收集和转运处理,实行日产日清、即装即运。

记者近日在慈利多个乡镇、村庄走访时,见到了许多绿、红、黑、蓝四色分类垃圾桶。

慈利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环卫中心副主任卓建平介绍,2017年,全县共在26个乡镇设置了41个一级垃圾压缩站和2个二级压缩站。目前,全县每天产生的约350吨垃圾,均统一转运至张家界市和常德市石门县两所垃圾发电厂处理。

溶洞不应成保护盲区

溶洞中的垃圾会给环境带来怎样的影响?为何多年来没有引起重视?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

慈利县位于湘西北山区,境内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溶洞较多。记者了解到,在本次污染被曝光之前,慈利并未就全县溶洞底数、分布、环境开展过摸底,对溶洞被污染程度、生态脆弱程度缺乏系统研究。

当地干部反映,一些受污染的溶洞位于山区隐蔽地带,远离村民聚居区;还有一些溶洞呈垂直方向发育,垃圾埋藏较深,肉眼难以发现。加之溶洞内部构造复杂,基层管理和执法人员进入较难,导致溶洞内的历史遗留垃圾长期成为管理和执法盲区。

湖南省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监测所环境地质调查中心主任帅焕介绍,污染物一旦进入岩溶含水层,短时间内可能污染下游地表水体,造成水质恶化,影响水生生态环境。而一旦洞内石笋、钟乳石等岩溶景观被污染破坏,自然恢复将十分缓慢。

溶洞垃圾问题曝出以来,张家界市、慈利县在全域开展溶洞和非法倾倒固废“拉网式”大排查,聘请省市专业地质调查组以及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溶洞勘查评估,招募专业人员组建“溶洞守护志愿队”共同参与溶洞整治和监督管理,并公布“非法倾倒处置固废专项行动”举报渠道,方便群众有效监督。

近日,湖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赴慈利县督导溶洞整治工作,要求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生活垃圾收集处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短板弱项,深化系统治理、协同治理,健全生态恢复和管理长效机制。

湖南省相关部门调集人员、物资、技术等相关资源,安排专业人员赶赴现场对专项治理和垃圾清运开展研究。

陈伦浩介绍,湖南省地质院已与专业探险队一起合作,加派人手,携带三维激光雷达扫描仪、背包钻机等装备,尽快摸清当地溶洞内部情况,绘制三维结构图,并确定垃圾总量,以便为后期清理提供科学依据。

此外,慈利县是湖南生猪调出大县,年出栏生猪约70万头,其中散小户占比超过50%。湖南农业大学资源学院副院长谢桂先建议,在类似慈利这种生态脆弱地区开展养殖等农业活动时,要根据环境承载能力做好科学规划,合理确定养殖密度,规范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等。

“目前我们正在对全县溶洞进行调查,争取到今年底,形成‘三个清单’‘一张图’。”慈利县副县长杜修勇介绍,“三个清单”包括全县原生态溶洞数量、多少有开发利用价值、多少有特殊环境问题;“一张图”是指将溶洞分布、养殖分布和人群分布“三合一”,并根据溶洞是否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周边和地下环境条件,予以分类保护。